

简易呼吸球囊

然而没捏两下我就瞪大了眼睛。

漏的？！

「这球囊是你带来的？为什么不用便携呼吸机？」我一边努力控制着表情问他，一边迅速把病人推到床位边赶快找呼吸机。

「有这个就用这个了。」对方很抵触跟我交流，敷衍得不要太明显。

我压住火气继续问道：「你用之前都不检查一下？这球囊是漏的你居然捏不出来！」

天赋异禀的我嗓门巨大，想到这样一个刚刚复苏成功的病人居然一路用个漏气的球囊转送，心头的火就蹭蹭往上蹿，声音不由更大了一些。

不远处的警察闻声过来，那男医生猛地把球囊拔下来扔到一边，一旁的护士赶快接上了呼吸机。

「怎么回事？」闻声走过来的警察往旁边一站，我汹涌的气势瞬间没了一半，我缩缩脖子，伸手指了指对面那个一句话也不肯多说的男医生，「我只知道患者用的呼吸球囊是漏的，剩下的问他。」

警察低头在纸上写了点什么，那人似乎犹豫了一下，总算开口，「我只是麻醉师。这个病人在我们那做抽脂，术后醒得挺好，但一直喊疼，我们就给用了镇痛泵，用完回病房没几分钟病人就突然昏迷了，血压下降呼吸消失，口唇青紫，立即行气管

插管，使用.....」

他顿了一下，眼神不由得扫了一眼丢在一边的球囊，「使用简易球囊辅助呼吸。」

我翻了个白眼，简易球囊这种东西一般是给院外抢救或者短距离转运的病人用，院内抢救理论上都是使用呼吸机保持通气，插了管还不上呼吸机，居然一直用球囊捏，球囊还是漏的，这病人能活着进来已经很不可思议。

我总算明白麻醉师的焦虑以及为何会出现警察，原来这有可能是一场医疗事故。

野鸡麻醉师低着头，瞄了一眼患者脸上的纱布继续说：「后来患者心率下降至20次每分，血压氧饱和测不出，给与阿托品、肾上腺素、尼可刹米等药物治疗，同时给予胸外按压和升压药物，5分钟后心率恢复，血压70/40，氧饱80%，与家属商议后呼叫救护车转送上级医院。」

我看了看救护车的单子，万幸的是救护车上备有便携式呼吸机，要是转运途中的这20小时也一直用那个漏气的球囊，病人说不定没到收费站就凉透了。

见他讲完，警察点点头接着转向我，「病人目前情况怎么样？」

我查看了一下监护仪上的各项数据，「很危重，生命体征很差，深昏迷说明中枢受累，综合之前的缺氧经过，很可能有缺血缺氧性脑病和其他严重的脑损伤，其余问题要等各项检验报告出来以后才能确定。」

我低头检查她面部和胸部的大片敷料，十分肯定地说：「这不像只做了抽脂的样子，一定还做了其他手术，你详细说一下，她都做了哪些项目。」

两道目光再次转向麻醉师，这个野鸡医院的麻醉师愣了一下，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旁边的警察，警察扫了一眼，目露惊讶，之后收回目光，「我不懂，给医生看吧。」

一排手术名称看下来，我也不禁感叹，这姑娘.....很能折腾。

病人名叫周卉，29岁，于x省某整形医院行美容整形手术，何止是抽脂，这台手术包涵了胸部假体植入，上臂、大腿及背部抽脂，耳骨隆鼻，额部脂肪填充，双侧脸颊脂肪填充，手术时长超过8小时。

这还不止，报告上记载的既往手术史还包括一次隆鼻、缩鼻翼、开眼角和双眼皮手术.....着实是个大工程。

「镜子，去看一眼7床。」主任在前台喊着，我转身要去处理，警察拽住我，「麻烦稍等一下，现在能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吗？」

我只能摇头，「这不好说，各项报告还没出，可能的原因很多，即使有了报告也很难绝对地确认，目前最可能的原因是抽脂过程中导致的肺栓塞。」

对面一直宛如自闭的麻醉师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反驳，我拿起床头的检查申请交给师姐带出去，之后赶紧跑去找7床的病人。

忙完7床的事情，我去查看新收病人的检查报告，发现果然血项和各种电解质已经一团糟，患者出现了严重的复苏后综合征，不仅出现了缺血缺氧性脑病，肝功和凝血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同时还伴发蛛网膜下腔出血和脑水肿，ct显示还存在胸壁皮下气肿，肺部已经出现感染，有创伤性湿肺的可能。

我打开广播想呼叫家属，还没张嘴，就看见等待谈话的人群中有三个打扮时髦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正坐在一起大声交谈，在周围一群低头抹眼泪的人中间衬得格外显眼。

「周卉的家属？」

「在这里。」三个女人起身迎上来。

能一眼就猜出她们是周卉的家属一点都不奇怪。这三张脸上是无一例外的欧式大双眼皮，尖而有点前凸的下巴，高耸的苹果肌，一个女子左臂上纹着一枚小巧的文身，和周卉身上的有些相似，但没有她的那么张扬。

另一个微胖的女子，眼睛大得和瞳仁不成比例，走近时能看见内眦处泪阜基本都露在外面，给她开眼角的应该是个狠角色。

「我们是周卉的朋友，她家里人还没赶到A市。」其中个子最高的女人对我说，她穿着黑色渔网袜，脚踩恨天高，我半倚在桌子上，抬头才能看到她的脸。

「你们在也可以，不过在家人到达之前，你们要先替她签字。」我坐到电脑前打印了四份资料，急诊抢救间告知、外出检查同意书、病危通知书和授权委托书。

几个女人围着读纸上的内容，读着读着开始露出复杂的神情。文身女子抢先撒手往后退了半步，微胖女子紧随其后，个子最高的女人站在中间，手里拿着一叠纸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

我有些想笑，想到里面那个正靠呼吸机吊着、全身苍白浮肿的年轻女人，又觉得嘴角沉得抬不起来。

我对上那女子的眼神，她僵硬的表情显得更加尴尬，看一眼旁边的小姐妹们，想了想还是硬着头皮把文件放回桌子上。

「我们不是她的家人，只是跟她认识，出事的医院联系了我们我们才跟来的，这么严肃的字.....我们签不太合适吧？」

「只要签了授权委托书就是治疗期间的合法代理人，不是家属也可以，」我盯着屏幕，不看她的表情，一边写病程一边努力板着脸，「没有人给她签字，我们就不能做任何治疗措施，她在这里就只能等死，你们要考虑好。」